



函史下編卷之八

盱郡鄧元錫著

賦役書

古哲后之理天下也用天時設地財導利布於邦國亦曷嘗不賦諸民爲國用哉而好生厚下節舒優養之德常行乎其中故取民之制不過什一以萬邦惟正之供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生民之道而百王所慎守也神農之前靡詳矣禹平水土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詳具禹貢中貢言田先土田物土之宜而布之利也非土曷田言賦先田賦視田所產而等賦之中非田曷賦賦實

皆什一分上中下而三之又三之而九而田之等則
粢如故敷土治土也蓋土藝而賦平矣諸九州各以
其土之所產爲貢爲包爲篚惟服食器用不干於邦
之正賦而究之賦作之至十有三載乃同其重賦如
此其五百里甸服之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去總而
納銍三百里簡銍而納秸四百里去秸而納粟五百
里脫粟而納米各以地遠近爲賦入精麤之差近麤
易致遠惟其精麤共新秣精則祿食唯所當則盡制
之盡也其侯綏要荒咸建五長各食其土之賦而各
以其職貢焉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

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共官爲御
畢賦諸公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
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
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以爲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此古之人量
民之力而授之田量田所產而制之賦量賦所入而
制其用三者常相須以推移而節適之失其一固不
能守其二也至周官而法益大備大宰以九職任民
而九賦以斂之以九賦斂財賄而九式以用之畢起
賦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廩二十而一

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
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
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
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
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都之賦畿四百里
小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
任焉大夫卿公之采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
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
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曰關市
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

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
出之餘幣歛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故九職使民
因地而任力九賦使民則壤而制賦載師任土衡挈
之言所賦之地閭師任民縱紀之言所賦之民其實
一也國有經費於是乎取而又有九式之法以均節
之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葬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筭
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言法也裁
多寡豐殺之宜適使王無濫費民無濫供所以養王
心成恭儉之德而戒奢侈於未萌也故宰之制國用

也非能節之難能均而節之之難也太府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荒喪其關市末征幣餘帑餘則王之羞服賜予於是乎取之此先王先人後已約已裕人財盡之於禮而不極之於欲至公之極也以其所斂者待其所用者使之適足他無所復之賦均之其始用節之其終至平之極也乃邦國之九貢亦畢用之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賓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

旂貢九曰物貢無非事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之貢胥有以待之侯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服物衛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蕃服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而幣帛旂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產貢之此先王不愛異物不寶遠物貢之所致唯式之所用而王無賴焉至康節之極也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而受之頒其貨於受藏之府王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內府外府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皆以其式法授之故天官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入即職之所自出民職之外無賦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入即式之所出九式之

外無用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靡費而貢賦盡之於式也司會又掌建邦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而會計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入出百物叙其財受其幣而攷于司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而職內職幣職歲廩人倉人之屬各辨其職類其總而聽質焉蓋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緼而專交相考而覈也此成周貢賦之制所以取有恒法供有恒正用有恒經不傷財不害民而國用自為裕之道也乃若大司徒主民徒起教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少

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均役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用者約矣至其起徒役也又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約之盡也惟為社單出里惟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羨也然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故王教之用民愛其勤不竭其力體順之至也乃其用之也閭掌其征令凡其數族師主其聯

鄉師前期出法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撰其車徒
比其卒伍而合之黨正治灋州長帥而至司徒以其
旗致之而聽於司馬國大故致之王門大器率而屬
其引乃其正之有政焉教之有教焉齊之有戒焉禁
焉卒伍之辭訟聽之誅賞行焉而用民之道盡此也
其國中之征百役追呼之事繁自七尺以及六十晚
賦而早免以優之野起役不及其羨野受役不及其
細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早賦晚免以爲斷則
因地遠近而用役也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下年一日用民之力

歲無過三日則視歲上下而命役也其族師掌校登
其族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使五家爲比十家爲
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以受邦
職役國事而國中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鄉大夫以時入其書故司徒協孤終媒氏
協男女司徒協徒旅司寇獻民數牧協職場協入廩
協出而民之少長死生出入往來畢可知也於是乎
用之帥田追胥工築而民忘其勞此成周以九州之
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用此道也周衰諸侯恣侈日增重於賦歛春秋宣十

五年稅畝書譏去公田履畝而十稅一也成元年作
丘甲書譏甸出長較有甲士羨卒用而役彌重也哀
十二年用田賦書譏復以田爲率斂民而賦之也當
是時季孫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而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
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
典在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蓋是時孔孟悖入悖出出
爾反爾之戒世溷濁莫能用而管子書所稱天生財
有時民用力有倦君有欲無窮度量不立將無以給

其欲而上下相疾者亦棄而莫之省也悲夫至秦舉
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悉心志
之欲窮耳目之玩內興功作外攘夷狄頭會箕歛收
大半之稅窮刑峻謫括閭左之戍而虐使之蓋舉千
八百國之民自養而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共
其求也亡已後矣漢興接秦之弊約灑省費輕田租
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與天下休息
於無爲大司農卿掌郡國經賦錢穀金帛諸貨幣之
藏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少府卿領之諸國家
武備繕治造作諸經鉅費皆度司農錢取相給足令

母過其直而天子之私奉養勞賜不及焉蓋不以本
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于路也
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錢百二十五六十而除二十
而給繇役五十六而免常是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而將相或乘牛車蕭何治未央宮頗壯麗上輒怒罵
曰天下洶洶勞苦方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
過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不過數十千石文帝即位
益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繇傳出苑囿以業農民禮高年九十
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歲除田租稅關無用

傳弛山澤之禁景帝遵業課農桑定田租三十而稅
一蓋國用富饒施于武帝之世貫朽而不可校粟腐
而不可食也豈非盛哉武啓雄心因用繁費於是時
頗出少府之藏以佐用不足募民得入粟補官更造
錢幣以贍用又不足而鹽鐵均輸筭商車船告緡錢
推酒酤之法畢起矣諸登耗之變具武紀若貨賄志
中孝昭承武皇海內虛耗之後霍光秉政知時務之
要輕徭薄賦遣使者行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與之更始而天下復康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
書言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即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毀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古
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人惑於錢宜罷採珠玉
金銀鑄錢之官勿以爲幣除其租銖使百姓壹歸於
農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
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五六鉅萬宜免
爲庶人廩食之令代關東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天子
感其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
卒多所施行故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於民心莽爲
苛虐黎庶思德並起而磔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

世遵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
以脩宮名脩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
錢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殘剝人受其害漢
遂以亡晉旣平吳制戶調戶丁男課田者歲輸絹三
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
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
輸筭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筭而一之而時
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
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
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蓋藏獨諸蠻陬服屬者令

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後軍將軍應詹言一夫
不耕人受其饑而軍興已來饟餉轉漕朝廷宗廟百
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
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國給人足何可得也
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
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
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
於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
殷富武急徵歛患郡縣遲緩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
尺布百錢之逋徵倍蓰不啻民不堪命蓋殫瘁耗矣

元魏之初亦用戸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
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蓋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
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帛馬周文帝始創置六
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
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
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
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
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
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
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

扎無力征蓋是時蘇綽爲法依於古然猶以用不足而稅重心恨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傷父志心感之開皇中事隋高祖爲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益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於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旣富而後廉耻可與寧藏於民無藏府庫焉煬帝承之窮極奢欲北事

遼碣西征吐谷渾三伐高麗又巡幸功作無休息而天下怨叛以亡唐宗著令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里立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死與地濶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酉造籍以季年辰戌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於州縣其賦役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以爲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事難坊檢制丁男一人授口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公田假

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古任土宜以作貢制限其土之產歲輸絹若絕其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樹藝調而取之也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世什伯制酌其丁中歲定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絹而當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歛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民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市

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於上減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於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其效至中國乂安而四夷咸賓也開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至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役者

給蠲符蠲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米粒狼戾道路列肆皆酒食行千里人不齎寸兵於是天子心驕於逸樂而用臚於奢侈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朘削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遺大盜積而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訾以給費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丘市輕貨以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

倍寶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法嚴刑慘氏蓄穀十斛而上輒重足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弘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縑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其蕃夷貢獻未報若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人蓋財廩

廩竭矣先是第五琦爲度支厭豪將請假白以左藏公賦錢歸內府大盈庫而宦官恣蠶食其中二十年德宗即位相楊炎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生民之命前世多宰相掌其柄猶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於爲蠹何量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一其制先度國家百役萬用

止供留州之數而賦於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孀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徭名目畢省而皆總於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於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趙贊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陌而民益愁怨於是涇原

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後奉天之園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上困圍城中久苦財不給重積財於行宮廡榜瓊林大盈庫爲內藏學士贄見之大驚乃上言天子與天同德當以四海爲家不當效匹夫之藏以歛謗速怨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而小人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由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其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近想重圍之殷憂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庫貨賄盡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時上方倚信贄亟去其榜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徃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緡用不足柰何必欲廣帝意開其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須獨降勅折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

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為準諸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錢爲筭而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定稅時勅兩稅外加歛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賦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計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上敗於新店入百姓趙光竒家問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而不樂何也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始云和糴今強取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致京西行營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太息久之復其家當是時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而州縣各招浮蕩析實戶張虛數以激譽諸死徙關稅者配抑於土著而土著益困上以問宰相陸贄贄疏諸弊事以告且言凡欲拯其積弊須先窮其弊原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

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可行利害非
相懸寧當苟變故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
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兩稅之法但務取財豈
云恤隱立意既爽彌綸又踈亟繚焚絲重傷宿痛又
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生物之
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寡由人是以聖人立程聞量入
以爲出矣未聞量出以爲入也用不節則雖盈必竭
用能節則雖虛必盈又言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
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教之族墳墓敬桑
梓以定其居而固其志凡俾重遷以爲理也頃者軍
興典制廢弛戶版之紀網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長
入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誘致姦阘舍彼適此者謂新收而獲宥條徃
忽來者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則厚斂虐使是
驅之轉徙教以澆訛故當今之要惟在厚人而薄財
損上而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小損者所以成大
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暫薄者所以承永厚也疏
旣上而裴延齡言利事得幸爲姦欺罔上上嬖之欲
倚以爲相廢費不用諸所言無施行者是時分天下
兩稅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

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
在留州送使錢一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
規以自潤者禁使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
取於所屬州而送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
簿上之總天下方鎮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
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
萬戶比天寶中稅戶減四之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
者八十三萬比天寶增三之一大率二戶而供一兵
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與蓋國計廩廩不給而
猶以爲未足也其後皇甫鎛王遂李脩之徒以刻剝
能聚斂得寵用而諸道貢獻度支鹽鐵若助軍平賊
之費益不勝繁弊焉大都唐自天寶來大盜屢起方
鎮數叛兵革不息者數世而用難爲節加以驕君庸
臣便一時之利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已聚斂
之臣用逢君欲橫斂蓋愈煩愈弊而至於亡宋興歲
賦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營田賦
民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占田輸賦
粟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
謂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下
口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

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匱曰折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為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歛畢革尺縑斗粟無所增於舊遇水旱徭役即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為姦稅不適而民困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為額徵五

代重歛之弊而選官泣京畿倉及詣諸道受租調有掊克為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取於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闕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已詔受租籍除分毫合龠銖釐絲忽之筭錢成文粟成升絲成兩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計丈尺輸直無得三五戶聚合成匹為碎煩縣歲各造稅籍其所蒞戶口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科物為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一給付縣令佐行收受二稅須於

三限前半月畢輸錄事參軍按視形勢戶別立籍畢
限前輸通判專督掌之其起納視諸道收穫爲早晚
方是時吳蜀江南荆湖兩粵諸僭國旣平定諸方儲
積充仞於內庫而天子恭儉簡易約已以裕人歲府
州縣上供不時入守藏吏以爲言上弘寬多弛以予
民不察察也景德中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廉橫賓向
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
省徭賦寬假之柰何困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
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析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
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

廢疾者皆免時累朝相承以恤民厚下爲先務又禁
網踈闊天下生齒尚寡養兵未甚繁任官未甚冗佛
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內無得已不已
之役民安閭里不爲巧偽故上下給足宇內權洽其
後承平久而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負益衆佛老夷
狄益耗蠹爲中國害縣官之費數倍於異時百姓以
乂平縱於侈而上下困於財矣天聖初命有司取景
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於是祥符齋醮
宴賜諸宮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以幸天下
而元昊竊發邊乂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調繁三司

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充今期月
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天下又無
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盜賊之急計
將安出乞下有司議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婦
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給以
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近臣亦各
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司使王堯
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乘用兵
後歲出入財用之數蓋增以再倍而元昊稱臣西事
幸解宜亟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屈於是下

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兵還內地
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
蕃衍充仞宮邸官吏冗積溢於位而財賦益不贍當
時議者患民稅多日吏因緣為姦請除其名直括為
一下之使民聽不惑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沒其名直
一時便耳後有興利之臣必且出其目復下之民何
自知哉是重困之也惟明所科率者以示民不惑之
者大
神宗即位垂意於養民厚下節愛之政思積弊欲
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上不許曰
諸殿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為儀鸞司缺羶請命河東
料毛造之上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
欲遠取勤民為乎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

爲病民也會王安石指於上合上倚信爲相於是別
建制置三司條例司奪三司使權獨異時賦稅常貢
之入歸三司而銳意於農田水利市易均輸青苗免
役之法張官遣使經度之利孔百出不專於租賦以
爲富強可立效然所創法主富國而無統天下騷然
當是時吏負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官觀
差遣以處異議有官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踈補
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
駢起費又以鉅億計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
而國以遂憊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

嘗新法爭役法謹然則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
適於本於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諄拂不孫
於理也規役法可槩矣它具帝紀若貨賄志中宋役
法因前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
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充後隨時
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
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爲九等著籍上四等
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
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折耗贖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

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復衙前里正
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於繇乃偽爲券售田勢家
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
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
衙前蓋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
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自還神宗廉得大
傷之議變法於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
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
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
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爲

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
總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
差次出錢顧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
未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
助役錢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爲水旱
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
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於爲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
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方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十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
廣敷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剩

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類
獨得市姦即帑藏綱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
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艱得錢則最病此
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元祐初司馬
溫國公光既柄國條免役五害曰舊上戶更互充役
備賠償而得畚休今歲使出錢是休息永無期也害
一下戶及單丁女戶舊無役今例使出錢役及孤貧
害二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無顧憚自
恣爲姦欺害三力者民生所有錢者縣官所鑄民不
得而爲之者也故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今責出錢歲

豐則賤糶其穀歲凶則賣莊田牛具以償官室四又
提舉司惟多斂役錢積實剩以爲功民不安其生害
五也今莫若敕守令按戶籍定差其不願役顧擇可
任以代者聽惟衙前之役重難任誠嚴有司毋科率
而於雜色錢中少損以助之役可使平也乞下監司
守令議可否縣五日具措畫上州州一月上轉運使
轉運使以聞而隨州路爲之制畫一下於是畢復差
民知不復責輸錢又咸自驩幸而差法久廢版籍漫
滅重輕無準異時役鉅大難任者雖稍弛亦不免科
繇民又各籍籍歎不輸錢之爲害也此其利害固亦

畧相當矣成周有政役鄉遂有司各帥其民徒車輦
以時至聽徵於司徒事遼闊未論朝廷誠靜重慎事
獨精擇牧令如古漢循吏之倫為牧守而久任之其
顧民而予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民而賦之役也
如子趨父事何適不可而何必創法更令紛紛爾為
也且夫上之於下也分無可逃勢莫得解如元首之
與四肢一體而成者也得其人而司牧之如六馬之
在御非其人而督騷之如置禽於閑圍而獵之也患
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青苗保馬保甲諸法民何以
自免於官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為便也保馬保甲

諸法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

熙寧於青苗保甲保馬以賦於民為是而差役則非

之元祐於差役以賦民為得而保甲保馬則罷之亦偏

指不參矣先是韓魏公琦知并州言州縣生民之苦

族為之分居甚乃有非命求死以就單丁棄田與人

以免上等此其弊生於不均如縣有甲乙二鄉甲鄉

第一等十五戶計其錢三萬乙鄉第一等僅五

戶計其錢五十萬鄉番休逸役則甲鄉十五年而

一周狹鄉五年而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

此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請命轉運使以州軍見役

人數為額而今令佐視五等簿通其縣計之均產力

好請先自一兩州為始行之行既便安即令諸州軍
倣視施行詔曰可於是乃下令開封罷衙前役者
百二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已而東
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之御史臺臺不受散去帝頗
私第訴之安石安石揚繪亦言御史臺臺不受散去
聞其事而御史揚繪亦言御史臺臺不受散去帝頗
手執問之安石安石揚繪亦言御史臺臺不受散去
嬴羣訴宜可免苟受其訴則聚眾僥倖者肆矣上乃
盡用其言而多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上戶常
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出錢於上戶
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出人錢於上戶
幸而不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
歲不可闕則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
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顧恐
正得浮浪姦詭之人則帑庾網運及諸場務不惟不
能典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眾矣至手者
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
為搔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利率緩急賴之難使之
更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揚繪亦言
其五害上以謂安石安石曰審利害而行之揚繪亦言

常規規恤淺近之人詩議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
明令賈蕃不能禁違民遮訴者摺他事効之詔子幾
逮鞫繪擊疏極言之以為更役法使民不得赴愬為
有利害也安可禁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為
便也於是曾布擬繪擊所言之條辨之曰畿內上戶盡
罷昔日衙前之役今所輸錢比舊受役財費減十之
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
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費減十之七下等
戶則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輸一錢費減
十之八九矣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聚斂之患
此臣所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承符手力之類
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名庫網運而承符手力之類
舊法皆顧人為之亦已矣而難止者謂衙前募人則
失陷官物者長顧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
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
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非民有絲綿粟此亦已周
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
嘗罷免今役錢必欲稍賦有餘羨正以為凶荒饑饉未
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之類亦嘗有倚閣減放之期臣
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嘗有倚閣減放之期臣

蕃今無他亦不受民訴使誼華于京師意必有謂誠令用
心不得與問而御史乃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
之法與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詔
而繪擊辦愈力出繪知鄭州擊奪官監衡鹽倉時詔
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李議不合
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欲定
為奏上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下詔切責而
擢侁為副使初上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下詔切責而
均敷顧直雖不能取於民而為得衙前特甚免役
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以為然而州縣希提舉
刺故顧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幾廣數倍科率以為
中書獨設法為聚歛疑然矣元祐初司馬光主復差
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熙寧免役法行百務求羨餘
為刻削民始以前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
可也光不從而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譏者五
事畧言舊差鄉戶為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譏者五

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為苦者農家
出役錢為難耳向使上用官賣坊場課入顧衙前自
足而役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初疑衙前多
浮蕩浪投顧不如此鄉差稅戶之可托然行之十餘年
投顧者亦無大敗闕不足與鄉戶差衙前之害其坊
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科坊
咸免便但數錢太重募及非泛網運無為用差且言
錢用以支顧衙前召募及非泛網運無為用差且言
即用差第當見在役人數定額熙寧未減定前數實
元不可用詔下看詳役法所詳定熙寧未減定前數實
續命顧募號今不詳一遂條上奏之文一主差役始行
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奏之文一主差役始行
三等戶方顧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年則四千而
一役二年常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四千而
之中昔徐出三十餘千而者併出七十餘千也
下有司按昔日顧役歲出錢之數較以今差役也
之數更以幾年顧人較之則利害較然况農民在官
百端蠶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
差為胥吏勢役轉顧則患苦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
初差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

覺不輸錢之為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實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弓手顧二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而今所顧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已等四等之戶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臣僚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為非守初議遂効常懷姦害政云及蔡京用事盡復熙寧法行之於是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為徇私京抗章辨詔敦逸具折而自是法益峻深為民病

蘇學士軾有言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水旱凶荒民無菜色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

夷狄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次則一歲之入僅足支一歲之出天下之產裁足供天下之用平居雖不至於虐取橫斂而有急無以應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下則量出以爲入用不給而取之益奢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待之於風切至矣初神宗留意於節儉深味乎漢文帝爲天下守財語而慕誦之也相安石爭以爲人主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奉乘輿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是然節儉自美德此其意固襲孟子治於人

者食人食人者治於人之義而以其意氣發之而不
知堯舜者雖澤被天下乃其心兢兢於施未博濟未
衆以爲病而無敢於康樂自從爲也亦爲過其適矣
自是邪臣祖述以周禮惟王不會之說逢上於侈靡
又倡豐亨豫大之言以膏之諸凡土木營造必欲度
前聞而侈後觀於是置應奉司置御前生活所置營
繕所置蘇杭造作局若御前人船所具以竒侈蕩上
意而歲運花石綱至一石費三十萬緡於是熙寧諸
所行法舉用而浚削益深青苗未散而已歛方田山
稅等具號名田賦支移之實令民以所占地里而輸
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於初而費猶不給也於是內
侍楊戩主後苑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
之租其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
各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方諸
民田步畝稍溢於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
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馬皆內侍
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
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已又勅
增鎮柵以牟稅利天下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
餘場諸貿易物名目瑣碎至不可盡記也尚書左丞

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
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之歲
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於民故陝右上戶棄產而
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冠帶衣被天
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
已聞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罷應奉而求珍竒民
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
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
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
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已

倍於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於用也臣伏慮雖有智
者無以善其後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若朝廷
戶部爲二其措置哀歛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
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
而二帝竟北矣宋南高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
難阨久慮民隱稍深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
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
須掙斂無藝極朕甚悼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
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
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

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
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敷稅與編戶等蓋欲寬民力
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即當均其稅於齊戶是使民爲
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
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
其後秦檜用而貪猾密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七八爲
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
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民以
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
漕計合收窠名目有丁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

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
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
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
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非泛督索無虛日是使爲令
者惴惴惟征斂是急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
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
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被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
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中孝宗受禪歲蠲積欠以蘇
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民輸粟於官謂秋苗舊以一
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帛於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爲

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
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和
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增無紀極矣既一倍其粟又
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况月椿版帳又幾倍於祖宗
之舊幾倍於漢唐之制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
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歛始欲薄賦歛當自節用始
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裕國裕而後賦可
減賦減而後民可使富民富而後邦可使寧也又臣
僚言陛下登大寶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
俾已先期督小民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

所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
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
爲文意豈慮是乎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
恤之實惠監察御史陳永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
乃預借一歲至再歲三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
家計之雖罄永業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
困之道也今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於撫
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
茂爲三公之意敷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
其妄費庶可裁其橫歛而民瘼有瘳也時不能用由

此觀之賦出於田賦重而田荒役出於力役繁而力竭國依於民民敝而國危民殘而國亡自生民以來莫之能易也建炎初天子知民苦役法諸講究其利病特詳法纖悉畢具然行非久輒弊後役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於是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舉會挈豕醜酒舊里

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大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中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覈焉歲

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查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

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阻故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旣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官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

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
檢暴蠹浥蓋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
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
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
以其業著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
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
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
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
田皆謂官田蓋倣古公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
田有一沒再沒至三沒者等則迺以增而米一石折

銀貳錢伍分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
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古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
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
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桑植者農而蠶事
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折色以米
斷而穀至秋始成也夏稅母過八月秋糧母過明年
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
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
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
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

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母放富差貧民年七十以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

治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

職秩為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入

各以其地產為共比直隸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五萬

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觔鈔

力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南

直隸夏秋二稅共米麥五萬九千九百八十九石

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

十一疋麻布二千七百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

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疋包一山東夏秋二稅

共米麥一十一萬八千九百一十七石絲綿三萬六

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二萬

九千二百一十二石絲綿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七疋

三千二百五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五束陝西夏秋二稅

共米麥一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七石絲綿三萬六

斤絹九千二百九十一疋綿花一萬七千七百七十

課銀共四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三錢四分

米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七石內除起運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內除起運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石絲綿共二萬七千七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石

浙江夏秋二稅共米麥二萬八千七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石

四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三錢四分

千六百四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七石

軍俸糧六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九石

二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米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七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課銀共四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三錢四分

二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米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七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課銀共四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三錢四分

二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米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七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課銀共四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三錢四分

二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米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七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課銀共四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三錢四分

二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八萬六千六百零九石

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七石

米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七石

千五十九石五升八合三勺秋糧官民米二百五十一
 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絲八千二百三
 勛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九錠湖廣夏秋二稅共米麥
 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
 豆芝蔴二千七百七十七疋布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
 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
 貫十石川夏秋二稅共米麥一斤綿花七十萬六千六百
 六十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八十萬八千六百
 一百一十石福建夏秋二稅共米麥一斤綿花八十萬八千六百
 一十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八十萬八千六百
 十五石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九錠廣東夏秋二稅共
 米麥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九錠廣東夏秋二稅共
 司領鹽課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九錠廣東夏秋二稅共
 二司本折色鹽價并引價銀共三萬七千二百八十五
 兩九石鈔一萬八千四百錠雲南夏秋二稅共米麥一
 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八石鹽課提舉司黑白等鹽并額辦
 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引貴州夏
 秋二稅共米麥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引
 洞鑿麻布二百五十九條有零課程稅鈔一十三萬

高皇帝身親民所疾苦至熟施大德加惻怛於天民大

誥天下言浙西府州縣官徵收害民之姦甚於虎也

秋糧一石輒折鈔二貫復巧立名色有水脚車脚口

食錢有庫子人役辨驗錢有蒲篋竹葦沿江賽神錢

何多名而溢也實始峻賊吏之誅已念賦稅重關

國大計謂既富方穀掄殷實戶糧多丁眾者為糧長

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

委官領糧長詣京關勘合

上親臨諭以所為重民恤賦之意畧以為糧長之設本
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如縣有糧十萬設糧長十人正
副二十人勤勞辦足而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赴所
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就鄉聚自非合斗勺而上
赴糧長收受無所苦府州縣吏業不得留難便亦甚
矣乃不才有司奸頑作弊為侵苛愚民謗言猶曰受
害此何以稱焉往長糧中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
稅令眾戶包納倚公挾勢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
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

嗚呼惟天監在上哉 國家府州縣設社稷壇壝春
祈秋報允為民祈福也今民有百千萬畝田徃徃交
結有司隱稅匿差不知百千萬畝之田皆天覆地合
風雨露雷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灑泝詭
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靠損細民細民艱辛此
獨何心爾糧長居恒會諸人諭令改正若各處田荒
不治 奏為分豁嗚呼有司官吏其有倚二稅為奸
麥方弔旗而徵夏稅穀秧方節而催秋糧窘民於青
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賄緩矣及期至輸倉又留
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灾人禍死無日

矣蓋諄懇慎重如此當是時

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漕便利無允准之運

而疏土封諸子為王僅十國於賦祿易供而

上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征休煥之糧長部運至時

召見面命亦往往以語合意見擢用故其時糧

長各慮顧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視聽一新國元

氣肇復而民淳收子戶稅鮮所峻削上利而下安其

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食

百官京衛軍而淮為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

分封日蕃衍無限制於是下邑起漕米有京倉有通

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京或

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

十一內帑十九司徒即曾璵曰解京百兩耗銀五兩

耗銀全作正支內庫收受則諸親王府有祿米各將

耗銀不入公文不可待稽矣軍附俸有將米各省三司俸府州縣官吏俸及學官

弟子負膳畢具賦其中諸所為糧則既甚多不等戶

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為

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為糧長者永充無

易勢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歛之於是有徵收糧

既訖不起運輾轉為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

國稅爲淫浪事覺至貧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
隕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
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爲差次務從公僉充諸
糧目視部所下京厥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一則如
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
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半圖半之亦
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筭者皆曉然於賦役派
筭之目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
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
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稱有更易創一切煩碎

密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
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爲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
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
又居浙東西十九實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
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

上憤其久不下民困於苛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
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爲定稅額徵意獨
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逋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

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
至四斗四升者減十
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

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上定四斗一升以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州減額二斗其斗一萬石當是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駭召父老問故與知府况鍾曲筭䟽減者八十餘萬乃貽書戶部言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別蘇松弊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苞蔭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下更其糧差二豪匠聚兩京者冒合逃民隱蔽之為戶三

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隣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檢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創為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為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兌遠近為支撥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為舟檣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

羨餘米曰濟農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
廷議下平糶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
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脩
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
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
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
者米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悅爲親畫其當於是歲
連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
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悅以長史擢任考
九年績遷左侍再考准尚書亦久任之效云諸所建

白後皆爲著例云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
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
稻衙前而名又五歲而充里長甲首倣古里魁坊正
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
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以督辦貢
賦追攝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若倉戶亦
獨以看守庫藏倉廩非使有與也其後乃頗約省部
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
賦錢以供曰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色雜目宜
均之民者編第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爲共曰均徭

意主於便民以爲里甲錢入官則單細戶可弛然卧
無承直之擾均徭顧役行而民亦泰然衣食租稅無
苦也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
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
應官即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
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圯
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而里輪收祇應
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徃徃優形勢
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
法按冊籍丁糧稽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

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
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
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覺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
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
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與里老慮之人各
有心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
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
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
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
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

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
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
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廛賦里布之
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
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
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
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圯
而吏於土老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也諸上供公費
旣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
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

銀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
曾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其丁糧若干
分爲十二月各以其月爲祇應曰值月郡守長而下
至簿尉各以坊長承直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
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
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
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
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
不即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
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布政司聽差解

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繇諸收納皆中官恣
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
堂庫子即宋衙前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焉
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
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爲獨急又次
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繁
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時
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
得代所爲編二役銀僅七兩貳錢而費至什百倍不
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徒

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各名火式馬疋
以支應皆徭編即簡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在所無
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徭於民而均徭益又病
又其後允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銀有火耗
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
鼓旣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例而吏胥百留難
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

詔其安二司官痛革而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
又抑民盡買名歸尸田而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
取之國初府州縣各貢其上之所有而貢額本

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厨料
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線黃白蠟弓箭弦條之
屬皆古祀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竒玩好不
與即有需用亦抵租以市爲著 今而府州縣業編
之里甲銀中而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奸民緣爲利孔
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而叢弊極矣是時
上深居西內大工營繕之務歲有而禱祠齋醮之事無
虛月經鉅費不訾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間
而民益臚於淫侈季年倭夷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
煩費盜起潮廣江閩毒馬虜入蹂山西畿甸而邊費

日博河決徐兗山東淮徐苦築塞開濬而沃土爲墟
國用益耗殫矣當是時戶工部不時有所需東南民
里甲均徭上下之費 浮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
數餘兩不啻中人家無慮盡破而徵一法一條鞭綱
銀諸法於在所名異咸稱便利矣徵一法者都御史
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
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
下半即不給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獨伯季
耳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旣而曰版
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

周文襄璠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
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
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
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而不能
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齋拆除之以陰見輕輕不
能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
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而
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額役母得仍十年
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
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

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搖之大學士顧鼎臣
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為百貧家減千石
矣固當為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以無梗得行綱銀
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
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
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
額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
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
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
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逐年十甲充

一之歲條役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
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
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
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
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卧可無復追呼之
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
○夫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
徭之灋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
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
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

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
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
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
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
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
銀為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收支其收支委之
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
又以時得代不乂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
而逃倉中斗給於舊有募充親充償所耗固當
而募人為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

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浥爛之憂又甚便諸逋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更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江西省大志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

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書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依

國初而來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寇盜如新出湯火而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省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烝民洗然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老執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

富人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貼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母需花分母為詭寄則冊籍清蓋愉快至於此然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為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助役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法行及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下抑大物博四差編派諸目視國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候輕重正反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然誼何可得離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

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夫執簡者易操綜繁者難覈綱銀四差銀盡州縣戶里而追徵之者也盡追徵則勢難畢完難畢完則勢必督併急督併則敲扑捶楚之威必且用而民殘不直難督也亦難稽查難稽查將不無折閱自非廉明武健之吏不能不假手於吏而乾沒其中今其端業已頗影見矣方法嚴令具時雖四差經費上必以節約為程督下必以省用為功能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

已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人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費盡已即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取之久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編丁糧適均無多寡法最善豪富民差用得自寬然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令初下業籍籍稱病矣蘊隆之蟲譬則鼠穴潰決之端慎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却慮豈有極哉識時者曰吏各追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䟽爬之也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之德以日靖四方則天下人皆所以及子孫也

善乎均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今欲聚斂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方弘治時天下民富物豐而蠹萌形影業盡見於賦稅尤甚戶部尚書韓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徃徃不及額 國家 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徃徃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

天下民物之凋弊日甚而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實司計莫知所圖伏乞勅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濫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上用之不乏厨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若何經畫予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靡濫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成被其澤

奏上

下九卿議如章至嘉靖中耗弊滋甚會

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脩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

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壹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其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虔於寇賊則欺隱於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屢屢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

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庶鮮少田野多蕪田額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盡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賊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

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
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
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
伏願再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近年戶口原數今
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
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
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
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
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
石則多加矣倍八十五等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

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
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
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豈
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
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
幾何今日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
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
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
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
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增而千七百八

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負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負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

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負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 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馬身之其百費饒洽宜也再世有五人馬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馬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矣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

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柰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冗不知幾
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
金之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
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
禮之目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天下幸
甚萬世幸甚

記載家言

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令基起居注禱言公軍興

四方民與苦甚吾欲紓其力且柰何基等對曰師行
必齎資

上幸存此心可矣紓民力未易及也

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節財用在制常賦
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掎克以朘
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其于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
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可不困基二人對曰臣
等愚所不及上下兼足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
稅至期後戶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
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

地里遠近何可槩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
悉其情思有以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
矣其勿問洪熙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
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賈
價騰踴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
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毒吾民嗚呼
聖神之計慮深矣

嘉慶二十五年

